

蓝强◎著



2011年最震撼人心的长篇**乡村官场**小说
用鲜活的语言向你叙述最真实的山村故事

包村干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包村干部

蓝强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包村干部/蓝强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221 - 09226 - 7

I. ①包… II. ①蓝…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4282 号

包村干部

作 者 蓝 强

责任编辑 张云端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 数 212 千字

印 张 13.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 - 59623775

目 录

第一章 鸿门宴	1
第二章 闭门羹	14
第三章 二进马虎沟	26
第四章 村民大会	39
第五章 耕牛案	51
第六章 胡大棒	62
第七章 冲突	74
第八章 邬有为	86
第九章 豆腐西施	98
第十章 排戏	107
第十一章 变卦	118
第十二章 演戏	132
第十三章 遗留问题	145
第十四章 清欠风波	156
第十五章 扶贫	170
第十六章 抗上	183
第十七章 砸锁	198
尾声	208

第一章 鸿门宴

—

魏知书一听任书记让自己到马虎沟去包村，头立马就大了，好像有一股无法阻挡的气流从双脚一直冲到头顶，到最后整个人都膨胀起来，轻飘飘地有种往高处飞往虚处的感觉，就好像自己一口气干掉了一瓶六十度的景芝老白干，再也不好分辨南北东西了。

魏知书是马耳山乡的文化站长。他快五十岁了仍是个招聘干部，每天早晨七点四十五分准时到党委大院点名，黄昏则带着一身的困倦回家。去年刚开始机构精简，精简办也想把老魏给简了，老魏听了很难过，可并没说什么。幸亏宣传委员老朱和县文化局长老郭极力地反对，老魏这才又留住了。其实，老魏也不是没机会，那时市文化局曾有一批转正式干部的名额，点名让成绩突出的魏知书转正，当时文化站还有一个刚从农村调上来的青年诸葛光，老魏说就把名额给小诸吧，我都四十岁的人啦！小青年成了正式干部，前途不说，找个好对象也容易。诸葛光现今都干到了邻乡的乡长，前几天碰到时坐在轿车里还同老魏点了点头。

按理说，以老魏的年龄和经验，本不应该有什么打怵的事情，尤其包村驻点对老魏来说就像是回家一样平常。文化站长是个自由人。在乡里，自由人和排球里的自由人不是一个概念，倒是和篮球里的第六人差不多，算是个多余人，而且是个有点贬义的多余人。但在马耳山乡，魏知书却多余得有点儿不可缺少，无法替代。啥工作再也找不出合适人选的时候，就想起他来了，而他也总是恰到好处地把工作完成了，不管是积肥、药老鼠、扫大街、抓人，还是搞会战、啃骨头、拔钉子，他是全能选手，实力不俗。

但让老魏打怵的是这次包村非同一般，照任书记指示的话说，那是非

常的重要，是关系到他们县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成功与否呢。更为关键的是去马虎沟包村。老魏明白，到马虎沟包村，就是表面敷衍一下，不死也得剥层皮，更不用说还要在村里任书记了。马虎沟可是县里最出名的一个村呀！

马虎沟在马耳山乡驻地的西面，三面大山，只有一条狭长的山沟直逼进去。马耳山乡的人把狼叫做马虎，过去因为这儿人迹罕至，是狼群的天，才叫马虎沟。马虎沟村共有村民五百三十八人，耕地连蓑衣大小的算进去，也不过一千二百亩，大部分是前些年学大寨垒成的梯田。二百户人家簇拥在三个小山坡上，那些破破烂烂的旧房子被浓密的树丛遮掩了大部，仿佛扔在那儿的一件破夹袄，已经让主人彻底忘记了，也不知道究竟让风吹雪打日晒雨淋了多久。

让马虎沟村出名的不是村子的小和偏僻，也不是它的贫困，而是村子的的问题多，它年年出的事情，惹的麻烦，都是在县里挂号的。马虎沟的根本问题不是穷，而是人的问题。马虎沟非常复杂，“文革”时斗争闹得凶，还因为武斗死了不少的人。那时候，光周姓家族内部就分成了三大派。周姓占了马虎沟人的百分之七十，其余的是姓胡的。刚解放那会儿，村里的工作老是开展不起来，游击队长出身的老党委书记不信邪，拎着匣子枪和几个干部进了村，算是第一个进马虎沟的工作组。可是，老书记住了没几天，什么问题没解决，匣子枪没响一声，就让黑石头给砸出了庄，把老书记这个战斗英雄气得大病了一场，差点死了。后来，陆续派了几个工作队，不是让黑石头打出来，就是因为工作队的人犯了错误给群众告倒。历届村支部和村委班子都是“软”、“懒”、“散”，村里的工作根本没法干，一直是乡党委的一块心病，可拔钉子的人一拨拨地碰壁而回，啃骨头的人也一次次地嘞了牙，工作组派了一次次，谁也没本事把村子治理好。也难怪魏知书一听进马虎沟任职就如真进了狼窝，头皮发麻。

任书记见老魏听了自己的话没有反应，就严肃认真地说：“老魏呀，这次包村和往常不一样，大不一样，是要动真格的呢。”

任书记说到这里，看见老魏仍旧不说什么，表情也没变化，就微微地皱了皱眉头。老魏知道任书记和其他领导都不喜欢自己这张脸，自己也很厌恶它老是没有表现力，就不知道恰到好处地把应该表现的喜怒哀乐感激激动表示出来，反而老是不受控制地泄露心里的愤怒和不屑。经过无数次

的对比观察归纳，老魏总结出人要想在社会上混好，就要有张好脸，尤其在官场里。在基层，那脸就是一面举在头顶的旗子呢，要想提拔，旗子打不好是不行的。每次看见别人惟妙惟肖地用脸娴熟地诉说领导需要的话语，老魏也就信了命，谁让自己没有这样的一张脸呢，但脸是爹娘给的，总不能为了讨好别人把爹娘也扔了吧！

皱完眉头，任书记以为自己看透了老魏心里想说的话，就接着说：“每次包村，上面都说动真格的，可总没动真格的，那是空吆喝呢，我一看就知道。可这次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了呢？首先包村的意义不一样，不仅仅是扶贫帮困，重要的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是市里、县里领导中心组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结果；其次呢，是宣传发动的规格不一样。往常包村都是用组织部的文件发通知和意见，这次是用县委的文件呢。动员会的规格也大不一样，往常，都是组织部的领导讲讲，乡里的组织委员听听，这次是县委书记亲自讲话，我们一把手都要参加，而且不许请假；第三，是包村的人员不一样，这次县里下来包村的都是县直部门的中层骨干，是面临提拔，是下来镀金的，是回去就要提拔的，在全县包村动员大会上，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都公开暗示了的；第四，是包村的方式不一样，往常都是随便派一两个人，成立个工作组，就是来的时候接接风，走的时候送送行，全浮在面上，啥事不中用，给点钱物还得摊个好单位，现在是直接下来任村里的书记。直接任实职这可是头一次。不光是县里派来的领导任第一书记，原来的书记任第二书记，村主任不变，而且，乡里一定要派个经验丰富工作扎实稳妥的干部，辅佐帮助配合县里的下派干部搞好工作，公开身份是村里的科技主任；第五，是包村的时间不一样，往常都是一年，甚至半年，没扎到水底下就走人了，现在是一天不脱贫，一天不走人。”

魏知书对任书记一直非常佩服，什么问题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五，甚至十，十一，十五，如果需要还能更长，就是放屁问题，他也能归纳出十个原因，九种表现，八个阶段，七种味道，六个过程，五种声音，四个后果，三种姿势，两个角度，一个出口。老魏知道，如果需要，单就包村的事情，任书记能跟他说一年，开始是文件里的，目的、意义、过程、重点等，后来就是文件外的，野史、秘闻、素的、荤的，等。

老魏知道这时候自己再不说话，那就太不给书记面子了，他赶紧说：

“我知道上面是动真格的了，我都开过好几次会了，任书记，你放心，我一定干好党委交给我的工作！”

任书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让老魏说这样的话，真是难为他了。

任书记对老魏的工作很放心，但为了不出问题，他最后强调说：“老魏，你是咱乡里的老同志了，你也知道马虎沟的情况。你的担子可不轻呀！要到马虎沟任支部第一书记的是土地局的办公室主任邬有为，三十出头，正是急于抓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辅佐好他，绝不要让他出什么事情。”

说到这里，任书记变了脸色，杀气腾腾地加重语气说：“土地局可是个重要单位，以后我们还有许多事情都靠他们，如果邬有为出了什么事情，县里放不过你，我也拿你是问！”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乡镇的党委书记都时髦起一种杀气，好像是代表一种威严和能力。如果没有这种杀气，或者说话无力，或者说话女声，就像男人的尘根不举一样令那些书记羞愧。但这种杀气对于老魏这些在乡镇里干了二三十年的老干部却不管用，老魏就是看不见这种杀气也明白这次包村的重要，否则也用不着县里开会后乡里又开会，县下派办开会后乡下派办又开会，也用不着县委书记说了乡党委书记再说，组织部长说了组织委员再说，更用不着分管乡长亲自谈了话任书记再亲自谈。一次次一遍遍说的都是那些东西，老魏都可以把那几份文件的内容给扩大翻番成好几倍了。

魏知书感觉，自己和年轻有为干劲十足却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邬有为进入马虎沟，要帮助辅佐他改变马虎沟的面貌，治好马耳山乡心头的这块陈年老病，就像自己和一个任性好动的胖少爷进了马虎满坡的深山打猎，不用说收获了，只怕保住性命都很难。要是自己一个人，还有躲避和逃跑的机会，可加上一个不知道底细的领导，那就好像只有死路一条了。

二

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左冲右撞，上跳下蹦，活像一头撒了欢的小马驹，又像一条风浪中拼命挣扎的小舢板，把车里面的组织委员小袁和老魏、邬有为弄了个不亦乐乎。

小袁从前座回过头来，关心地对邬有为说：“邬主任，大概你没坐过

这种车吧？”

邬有为脸色难看又尴尬地说：“坐过倒是坐过，但没走过这样难走的路。”

话音未落，他又蹦起来，把顶篷撞了一下，邬有为摸摸头，故意笑着说：“哈哈，我都快练成铁头功了。”

老魏看他一眼，觉得他的笑总有那么点的不自然不情愿，还心事重重的。

小袁扭着脸说：“要不，咱们换个座儿？前面舒服点。”

邬有为连忙摆手说：“不用不用。”

上车前，两人还为座的事情争了半天。小袁非让邬有为坐不可，按照邬有为的脾气，在以前他早不客气地坐了，他才不把个乡镇的什么委员看在眼里呢，一般的副书记他都瞧不着，土地局的办公室主任是有实权的。可现在不行了，自己成了人家下面管辖的一个小村的支部书记，干得好坏，还要兼任下派办副主任的小袁添油加醋呢。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邬有为也知道这个道理呢。

其实，对于这次下派，邬有为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就像局里的班子的调整一样突然。可以说，他是被人推到了马虎沟。本来邬有为干得好好的，有点呼风唤雨的感觉。土地局的一把手调走了，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是邬有为的老乡，什么事情都好说，邬有为感觉自己比其他的三个副局长都重要。可是一把手突然就派进来了，然后，他也就突然被推荐去包村。邬有为恨透了把他当木偶耍的局长，所以局长找他谈话的时候，他就有种豁出去的勇气，不就是鱼死网破吗。他就壮着胆子说：“局长，我可没写申请书呀，文件上说下派都是要自愿申请的。”局长脸色极细微地变化了一下，说：“这是局班子研究的意见。”邬有为干了多年的办公室主任，重要的会一般都参加，他当然明白局班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不是不服从组织的意见，但事先要让我知道嘛，这么突然，交接工作都来不及。”局长当然明白邬有为话里的潜台词，他沉默了一会儿，点了支烟，才说：“小邬，你不要有情绪。我在机关混了这么多年，我知道你想什么。我真觉得，这对你是个机会。不错，土地局办公室主任是个肥差，权力也很大，你干得也顺手，但年轻人总不能老看着这个，你要找机会进步呀。你看看，咱局里有多少副局长是从局里提起来的？不都是人家组织部、县委

办、宣传部那些要害部门的人？这次到下面任实职，是咱县里第一次，是关系到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的问题，县里领导下了决心搞好，你想想，去个一般的干部能当好支部书记吗？你不要小看了农村的支部书记，那可是考验一个人能力的试金炉呢！去个能力不行的，非把村里搞得更糟不行，不是更影响县委的形象吗？所以，县里点将都是非常慎重的，一共才选了六个下派干部，都是有经验的中层骨干，都是多少年的党员，每一个包的落后村都关系到全局呢！多少人写了申请，托了关系，都没能下去包村呢。如果把落后村包好了，你的前途就大着呢。”

邬有为当然知道这些道理，要是换过来，邬有为可能说得更好，但到了自己身上，他老就接受不了，老觉得人家是在整他。反正已经这样了，邬有为赌了一口气，干就一定要干出个样来，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呢。他细细分析了一下，派下去当支部书记的干部，真的都是机关里知名度比较高的办公室主任或者人事科长，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这些人的素质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怀才不遇的，都是想干出一点事业的，看来组织部在选人时，真是动了许多脑筋，慎之又慎的。

邬有为是局长亲自送到马耳山乡的，这也是组织部要求的，必须是一把手送，体现出重视。可是到了乡里，任书记和乡长立刻把局长围了起来，倒好像迎接的下派干部是局长似的。最后，局长要来马虎沟看看，任书记说尽管请放心，一切都安排好了，按照县里的指示，连他们的床铺、厨房用具、甚至蚊帐、喝水的杯子都由乡里出钱买好了，保证没问题。局长还是要去，说是组织部要求的，乡长就说，那里的路不好走，奥迪根本就进不去，乡里就一辆破吉普，你总不能让人都走着去吧。局长听到这里，就无奈地向邬有为一摊手，说：“没办法了，我想亲自看看的，这样吧，那里缺什么，你就跟局里说，一切没问题，只要你好好干。”邬有为装出感谢的样子，说：“你就放心吧，我会好好干的。”邬有为看着局长和任书记他们坐着奥迪无声地溜走了，再看看眼前的这辆破吉普，心里就有了无边无际的失落感，屈辱感。

这时，小袁仍旧扭回脸说：“邬主任，我教你个办法，坐这车，走这路，就要虚虚实实，屁股既要坐在上面，还不要坐实在了，就像地瓜糖一样粘在上面。”

邬有为说：“那怎么坐呀？”

老魏在一边笑着说：“那就看你的功夫了，我们这些在基层的，可都有这样的本事，你试试看！”

邬有为就在老魏的指导下，按照几个要领坐着，嗨，还真管用，颠都颠不起来了。邬有为还想继续体验下去呢，车突然一声停下了。

邬有为连忙问：“怎么了？怎么了？”

小袁说：“到了到了。”说着他就先开门跨了下去。

邬有为朝外面看去，一排低矮的破房子前，稀稀拉拉地站着几个高高低低的人，他们机械地挥着手，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倒是矮屋檐下那一长溜还在滴着墨汁的标语，和上面欢迎自己以及马虎沟的字样，使他明白，原来他们欢迎的下派领导就是自己，自己已经到了要任职的小村马虎沟了。

一阵莫名其妙的情绪让邬有为很慌乱，他机械地下了车，脸上浮着笑，和老魏一起在袁委员的指挥下，向那些伸着手和笑着的脸动着的嘴走去。

三

这一天真是破天荒，因为人们早就为两委班子调整的事闹得惶惶不安，所以两委人员一听开会，竟是全部到齐，门外还围满了打听消息的村民。

村办公室里就一张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办公桌，代表党委的小袁自己占了一边，邬有为和老魏占了一边，靠墙的两张排椅上，一摆溜地坐了村书记王壮田，村主任周荣成，村会计周大明，治保主任刘大奎，妇女主任胡梅美。他们一个个脸色严肃紧张，仿佛不是在开会，而是在受审。他们因为不知道宣布的内容哪些对自己有利哪些对自己不利而惴惴不安，故意镇定的眼神里总有许多的慌乱和猜疑跑出来，于是小小的屋子里仿佛多了无数奇怪而隐秘的精灵，在紧张的空气里胡乱飞着。

组织委员小袁代表党委宣布县委的决定：邬有为任马虎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老魏为村科技主任，原来的书记王壮田任第二书记，村主任周荣成因为是民选的，职务不变。

小袁宣布完后，认真地补充说：“本来这次宣布班子，是要由任书记和乡长以及县里的领导亲自来的，可是因为省里的领导来了，就暂时由我

代表了。邬书记是县里的领导，到咱们村里来当书记，实在是咱们马虎沟的福分，马虎沟要跟着沾大光呢，你们可要好好地配合照顾支持他，要好好地听邬书记的话，谁要是背后里瞎戳鼓，乡里一定严肃处理。老魏呢，你们都知道，是咱乡里的文化站长，多年的老干部，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让邬书记和老魏给大家说几句。”

在众人别扭生疏杂乱的掌声里，邬有为小声咳嗽了两下，大声说：“同志们，组织上派我来，我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说到这里，邬有为看见后面的村妇女主任胡梅美小声地和一边的刘大奎说了句什么，刘大奎立刻低下头笑起来。邬有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反正，我以后就是咱们马虎沟的人了，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工作，把咱马虎沟变个模样！好了，我就说这些，让老魏跟大家说几句吧。”

老魏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他想了想，就看着大家说：“以后，咱们都是一个锅里摸勺子的伙计了，咱们要好好地噶乎（方言：团结），好好配合邬书记的工作，劲往一处使，让咱马虎沟变个样。”

小袁见老魏说完了，就看着王壮田和周荣成说：“王书记，周主任，你们也说说吧。”王壮田四十五六岁，显得很老实，一看就像是刚从地里干完活出来的村民。他无精打采情绪低落地说：“我呢，也实在没什么说的。都是我自己没干好，还得让上面的领导亲自来抓工作，以后，我一定认识以前的错误，好好地向着县里的领导学习，听从乡里和邬书记、魏主任的领导。”老魏连忙插话说：“老王，现在是你领导我，不是我领导你，你不要弄混了。”王壮田以为老魏拿话刺他，红着脸说：“老魏，你也是老实人，这时候你可别拿我开玩笑。”邬有为说：“就是这样，老魏不是拿你开玩笑。”王壮田这才明白，他知道自己真的可以领导魏站长后，十分不安和惶恐地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

村主任周荣成四十三四岁，分明是见过世面、喝过墨水的人，他的说话层次清楚，总能说到点子上。他根据袁委员和邬有为、老魏两人的话，马上总结出个一、二、三、四，又是说明下派工作对马虎沟的重要意义，又是表态，说得邬有为直点头。

三言两语，就到了吃饭时候。小袁看着窗外溜进来的阳光，说：“该说的呢，大家都说了，以后就看大家怎么干了。邬书记和老魏今天是来和

你们接接头的，再过两天，他们就拿着铺盖正式住进来了。时候已经不早，我们也该回去了。”

王壮田见他们要走，就叫起来：“饭也准备好了，你们还走什么？”

周荣成拉住邬有为的手，对小袁说：“袁委员，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走吗？你就不怕让人家说我们马虎沟人不会待客？”

小袁看看邬有为，才对王壮田说：“乡里都安排好了，你们准备在哪里吃？”

王壮田说：“在周主任家里，他老婆的手艺好，房子也宽敞。”

小袁看看周荣成，为难地说：“乡里有纪律，是不准在村里大吃大喝的！”

刘大奎插嘴说：“什么大吃大喝，就是一头小羊，几只山鸡，我们山里有的是！和人家比起来，我们这算什么呀！嘻！”

周荣成仍旧拉着邬有为的手不放，焦急地说：“袁委员，这可是我们全村人的心意，人家邬书记搬家离业到我们马虎沟，为我们服务，帮我们脱贫致富，我们要是连头一顿饭都不管，那还有点人情吗？”

小袁就看邬有为。老魏也在看邬有为。老魏在心里焦急地想：这时候可不要心软呀，这马虎沟的饭，可是最不好吃的！

可是，邬有为却说：“袁委员，我看就在这里吃吧，你是乡里的领导，轻易也不来马虎沟，以后请你也请不到呢！”

小袁笑着说：“既然连邬书记都这么说了，我再坚持，也就太不对了。不过两委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许多话在酒桌上好好说说！”

老魏一看邬有为这么快就进入了角色，明显开始使用第一书记的身份，就暗暗地叹了口气。老魏注意到，一大块云彩正向太阳那边飘过去，这块云彩黑糊糊的，好像里面隐藏了许多的雨水。

这时候，邬有为、袁委员他们已经有说有笑地向周荣成家走去。王壮田见老魏拉在后面，就喊：“老魏，快走呀。别拖后腿！”

老魏正在端详云彩的形状，听了王壮田的话，怔了一下，赶紧跟了上去。在半道上老魏估计，到周荣成家的时候，云彩正好把太阳遮住，喝完酒的时候，也许天就阴下来要下雨了。六月的天，孩子的脸呀。

四

老魏没有估计错，到了周荣成家的时候，云彩刚好把太阳遮住了。这时候，老魏才突然端详出来，那云彩的形状有点儿像狗头，又有点儿像老虎头，影影绰绰的还像一个人的后脑勺儿。

周荣成的房子是新盖的，白墙红瓦，在一片破旧的草房中显得高大气派，就连密密的树荫也遮不住它的气势，一眼看去，马虎沟再也没有比他的房子更好的了。

老魏知道，周荣成不但是马虎沟的主任，而且还是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人们看病吃药都靠他。他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县城里上班，虽然在马虎沟里不是最富，但是生活最好。

刘大奎猛然大叫道：“哎呀，说不定就下雨了，地里再不见点雨，他娘的玉米就完了。”

胡梅美说：“哼，就是下点雨星儿也不管事，还不够湿地皮儿。”

王壮田说：“要是下雨，我就得快去地里喂化肥。”

刘大奎说：“怎么，上次下雨，你没喂吗？”

王壮田说：“还不是因为去乡里开会耽误了？我的玉米长得比人家矮了一头，黄焦腊气的，你嫂子直埋怨我，这次说什么都不能再耽误了。”

袁委员笑着说：“等喝完了酒，我们去帮着你喂。”

王壮田说：“那可不敢，只怕把我的玉米都烧死了。”

老魏说：“你当我们是都没干过庄稼活吗？”

王壮田说：“我知道你现在还种着地，我可不是说你。”

一帮人说着笑着就进了周荣成家。院子干净利落，盆里、地上都是各种各样的花，根本看不出是个山村的院落，倒像个退休老干部的安乐窝。一排四间大房子，中间的两间通着，里面摆着电视、沙发、风扇，是个大客厅，坐十个八个人都没问题。

邹有为是头一次来，坐下后，他打量着四周，赞叹地说：“哎呀，你的日子过得不错呀。”

周荣成一边向外拿烟一边说：“我们山里人家，哪里敢跟你们城里

人比？”

众人说笑了一会儿，茶水刚喝了一小会儿，有个烫着发的女人围着围裙走进来，说：“你们都到那边吃饭吧，已经准备好了。”邬有为看着这个相貌端正、风韵犹存的女人，说：“老周，这是嫂子吧？”周荣成说：“是贱内，庄户娘们。”他连忙接着对那女人说：“这是县里来的邬书记。”女人脸稍微有点红，但立刻就变过来，大方地说：“邬书记，欢迎你来做客！”小袁和老魏认识周荣成老婆，就各自和她打了个招呼。

到了那边的平房里，邬有为更是吃了一惊：好厉害，竟然像是饭店里的高档雅间，铺着地面，刷着墙裙，一应器具齐备！想不到山村里还藏着这么个好地方！再看转桌上，嗬，满满的，整个就是一个野味大餐。

邬有为咽咽唾液，说：“用不着这么麻烦嘛。”周荣成说：“麻烦什么，不就是些野鸡、野兔、山羊、斑鸠的嘛，也不用出去买，都是自产的。我们这里的条件，和乡里其他大村里没办法比呀。”

老魏见邬有为当了真，知道他确实不知道村里的事情，就愈发替他担心起来。他明白，包括那些蝻子、蚂蚱、蛹子、蝉虫，都是从村民手里高价买的，谁肯为公事掏自家的腰包呀。

小袁说：“县里的领导来了，没个态度能行吗？”

邬有为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你看，你又把我当外人了。”

众人刚笑着坐下来，一个瘦瘦的精干的青年急急忙忙地走进来，把一方便袋烟酒啊烟啊地提进来。他抬眼瞅了一眼众人，刚要走，周荣成就说：“别走，你就在这里倒酒吧。”他又对邬有为说：“邬书记，他叫周亮，是咱村的出纳，刚上来。”邬有为说：“是吗？那就别走了，都是一家人嘛。”他说着就把手伸出来。周亮立刻握住了邬有为的手，有点慌乱地喘着气说：“邬书记好。”显然，唯恐耽误了事，他刚才走得很急。周亮认识其他的人，就和小袁、老魏他们恭敬地打了招呼。打完招呼后，周亮就忙着把方便袋里的烟和酒往桌上摆。

老魏看了一下，烟是五元多的石林，酒是十几元的五莲特曲，这在村里已经是很高的规格了，算下来，一顿饭光酒和烟也要百把块了，一亩地一年还净赚不了这么多钱呢。老魏想，这让老百姓知道了，还不知道怎么骂呢。

老魏正犯着嘀咕呢，周荣成突然说：“别摆了，今天贵客来了，咱不

喝村里的酒，也不吸村里的烟，到了我家，就听我的。”说着话，周荣成就急急地走出去，一会儿就提进了两盒郎酒，一盒五粮液，还有五包一支笔烟。好家伙，光这酒和烟就七八百块呢，这规格可真上去了。

邬有为忙说：“老周，怎么能喝这么高档的酒，吸这么高档的烟？算了，算了。”小袁也说：“让你自己破费，怎么好意思呢。”

周荣成说：“都是亲家过年来的时候送的，我一直没舍得用，今天是贵客临门了嘛。”

小袁忙解释说：“老周的女婿是县里刘局长的老二。”

邬有为吃了一惊，问：“哪个刘局长？”小袁说：“就是交通局呀，原来在咱乡里干过乡长。”

邬有为恍然大悟地说：“是他呀，他的老二就是财政局预算科里的刘伟吧？”周荣成连忙说：“是，是！怎么你们认识？”邬有为说：“我们关系还很好呢。”周荣成仿佛吃了一惊似的说：“是吗？那等他来了，我一定请你和他喝几杯。”

王壮田说：“还等什么，菜都凉了，羊肉凉了可不好吃呀。”

老魏看见，王壮田的脸色和心情分明一直不很好，倒是刘大奎、胡梅美、周大明他们看了一桌子的好酒好菜，心情都很高兴。

就在谁带第一杯酒的问题上，却耽搁下来。小袁不肯带，邬有为当然也就不肯了，王壮田更是死活不带，周荣成也不想带，老魏和其他的人都没有资格，都不肯了。

小袁对邬有为说：“你是县里的领导，也是村里的书记，还是你带吧。”邬有为说：“怎么有我带酒的道理呢？我是你领导下的呀。”

王壮田就说：“让老魏带吧，数他年龄大。”众人都同意，老魏却说：“这不是年龄大的问题，咱还得遵守喝酒的规矩，老习惯，让东道主带三个，然后各人表示意思。”

老魏一说，众人都没意见。周荣成推让了一番，见众人都铁了心，就端起酒杯，刚想说话，门却“砰”的一声被推开了。

众人吃了一惊，向门口看去，一个强壮的汉子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

这个汉子也就是三十来岁，高大强壮的身子把门口几乎全遮住，好像天上的阴云骤然飘落，使屋子顿时暗下来。他剃着露头皮的短发，眉粗眼大，额头上还有一道很明显的刀疤，紧绷在身上的T恤使他的肌肉块块凸

出来。他在那里看着众人，阴沉着脸，仿佛一个凶神恶煞。

所有端杯的手都僵在了空中，邬有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向众人看去，见人们脸色都很紧张，就知道来者不善，自己也骤然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